

■何苑瑜紙本裝置《你在此》通過「還原」北角不斷變化的海岸線以訴說城市發展的改變。

用紙達人與他們的「紙上北角」

當圖文有了新歡，數位化時代的電子設備逐步取代書本、報紙、日記本、繪圖冊成為文字與圖像的通用載體，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和紙張的關係也就疏離起來，不再熟悉輕撫書頁時的手感，想不起曾經的筆記本的厚度，更不再因拆開新雜誌撲面而來的銅版紙味感到欣喜。但香港版畫工作室卻隱藏着七位來自不同領域的「戀紙癖」，他們不但對「舊愛」不離不棄，更以紙為媒注入生活靈感進行創作，透過「紙」裡行間，講述北角的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油街實現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籌劃的「第六屆藝遊鄰里計劃：染紙媒——紙上北角」紙本裝置繪畫展正於前身為香港皇家遊艇會會所的視覺藝術交流空間——油街實現舉行。插畫師吳小盈由零開始自製帶有毛絨感的「棉莎紙」搭建往日北角遊樂場「月圓」；青年畫家楊學德將回憶入畫，用塑膠彩描繪搭乘渡輪的溫馨時光；策展人何苑瑜以兩件相互呼應的裝置細細梳理北角海岸線的蛻變；城市故事探索者姚逸朗的木刻凸版畫嘗試重新建立文字與紙本間的關係；多元創作人，LMF樂隊吉他手梁偉庭更別出心裁，邀請長洲紙紮師傅阿祺一同為外星人設靈；而建策師劉穎樺與平面設計師顧沛然則分別利用平版畫與絲網版畫來刻畫北角鬧中帶靜的獨特社區面貌，七組作品不但是藝術工作者們的紙上遊戲，更包含了他們對北角的觀察與感情。



「染紙媒——紙上北角」策展人何苑瑜。

細微分別，但對狂熱的「紙迷」來說，不同品種的紙，由於製作工藝、成分不同，就像是出生在不同國家，擁有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的人，張張個性十足，不論厚度、質感、色澤、紋理都天差地別。身兼參展藝術家及策展人雙重角色的何苑瑜表示，平時大家抄筆記或用A4紙打印時可能沒有留意，其實就算是白紙也分不同層次，有的偏黃，有的偏灰，還有不摻雜質的雪白。除了顏色，它們內部纖維的分佈與其吸水度亦具有不小的區別。而作畫前的選紙過程，對版畫人而言是幸福且興奮的，他們沉迷於在紙廠選購遠勝去商場試紙。



劉穎樺



劉穎樺作品《熟悉的紙與北角》及《紀念》。



吳小盈自製帶有毛絨感的「棉莎紙」重建北角遊樂場「月圓」。

揣摩紙的個性

給你一張紙，你可以變換出多少種可能性？在尋常人看來，紙與紙之間可能只存在尺寸大小或用途上的

一旦版畫工作室出現了特殊的紙，幾位「紙迷」就會像蜜蜂簇擁在花朵周圍，對新紙「望聞問切」，用手觸摸，拿着放大鏡看，靠近鼻子聞一聞，總之是仔仔細細，裡裡外外透徹研究一番。因為只有對各類紙質的特性了如指掌，才能靈活運用於版畫創作。「把圖像轉移到紙上，不同品種的紙會對最終呈現的效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必須經歷不計其數的實驗與失敗，配合紙的個性，天氣的濕度，控制水與油墨的比例，才能取得成功。」從小生長在北角的地道「北角人」劉穎樺為了今次的參展作品《紀念》特意從京進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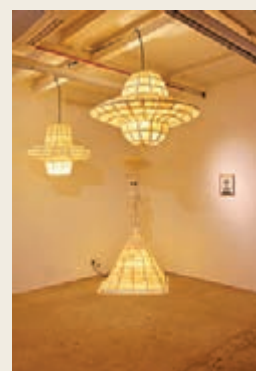
特厚用紙、明信片畫用紙、木棉纖維紙以及耳付白鳥之子紙，在其上刻畫北角鬧市後遺世獨立的山丘。她認為紙張像位熟悉的朋友，北角像是伴她成長的長輩。可以藉探索好友呈現自己熟悉的北角，是吸引劉穎樺參與展覽計劃的最主要原因。

各具「怪癖」的「紙迷」

據何苑瑜透露，今次參與展覽的七位用紙達人各有各的「用紙癖好」，他們分別將各自的喜好融入創作中，向觀眾展示「紙」的內涵，希望看過展覽的人也能和他們一樣為「紙」着迷。其中古靈精怪的吳小盈特別在意「紙」的觸感，因嫌棄原始莎草紙像薯片一樣又糙又硬，所以專門從美國訂購了一批棉質原材料。親手把棉花搗碎，按照三比七的比例加入莎草紙，再一起倒入製作曲奇餅的模具將水分瀝乾。多次實驗後，她終於獲得了帶毛絨感的手造紙。「這種紙和經機器壓製的紙很不同，莎草紙含有蘆葦和稻草，加入棉花，紙面會變得柔軟且有溫度。」吳小盈表示。

而嗜書如命的姚逸朗則執著於書本頁面的乾淨平整。這位纖瘦的男生如果發現書頁被折角或出現褶皺，會帶着心疼小心翼翼、一絲不苟將其熨平，令書籍恢復嶄亮如新，他之所以格外注重書籍的工整是因

為對字和紙懷揣誠敬之心。姚逸朗說：「我對北角最早的認識正正來源於字紙。北角是大量本地文學作品的書寫對象，好長一段時間裡，我穿越文字、書本，構想那個從未踏足的社區。往日人們敬重文字，對載有文字的紙本，充滿敬意。可是來到今天這個世代，字、紙分離，人們已不在紙上看文字，也因此怠慢字紙。」他用木刻仿製《惜字功過律》嘗試喚醒文字和紙張的關係，重提「敬惜字紙」的誠意。幾位「紙迷」在「染紙媒——紙上北角」中各顯其能，努力用作品證明即便是白紙亦能不凡且繽紛有趣。



梁偉庭作品《北角星人的喪禮》。



姚逸朗作品《功罪律》。

藝訊

何鳳蓮走入「人海」 觀眾生百態

八十後新晉畫家何鳳蓮，1987年生於美國加州，五歲時移居香港，擅長以多元文化背景及獨特的藝術視野結合傳統創作媒介呈現大膽鮮明的藝術語言，現正於3812畫廊舉辦其最新個展《人海》。《人海》中何鳳蓮以多幅人像繪畫記錄人的存在狀態並探討關於自我與身份的議題。嘗試通過自我觀照的反覆省思過程，探問人的「自我」、在集體生活歷史裡如何被形塑和詮釋。



何鳳蓮作品《人海》。



何鳳蓮作品《後台》。

《人海》繪畫計劃的作品可分為五個系列：「親密」系列糅合丙烯和中國水墨，截取人物姿態動作的瞬間，以強烈的視覺風格營造深層的心理效果；「洞悉」系列根據所繪對象的個人性格氣質採用不同媒介和作畫技法；「身份」系列利用炭筆、鋼筆、墨水、中國水墨的延伸性，刻畫身份的游移不定，同時反映人類的集體身份流動；「莎士比亞的冥想」伴隨碳粉的層次變化，重新呈

現莎士比亞文本的角色；而「孤立」系列則以炭筆和中國水墨勾勒出人體簡約的線條和形狀，捕捉孤寂之境的情緒。何鳳蓮認為，畫家在描繪他人的時候，常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看着對方的面孔，自己亦身處「人海」之中，她用「新人像畫」邀請觀眾走入抽象化的人間細看眾生百態。何鳳蓮表示：「《人海》是《底蘊》的延

伸，但更集中展示我的人像繪畫；我的所有作品之間，都總帶有某些聯繫，那就好像寫詩或寫小說，其實沒有太大差異，都是藝術的表達。《人海》的藝術旅程，仍然是關於我在美國和香港認識的人——不論是我曾經喜愛或厭惡的。同時，這個展覽希望帶出藝術家難以真正理解和描述的身份；而在這個創作過程中，亦使我更加了解自己。」

展覽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
展覽地點：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18號

星雲大師「一筆字」 融智慧於筆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雲 南京報道）日前，「佛光菜根譚——星雲書法展」於南京博物院開幕。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王燕文，以及台灣、南京等地宗教界人士、文化名人一同參加了開幕式。是次書法展公開展出了星雲大師近期新作二百餘件，「佛光菜根譚」中的詞句皆由大師親自創作。受糖尿病影響，星雲大師視力日漸模糊，看不到要寫的字，只有憑着心裡的衡量，算好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沾墨就要一揮而就，一筆完成，因此將字稱為「一筆字」。「大家不要看我的字，請看我的心。」星雲大師表示：「我今已90歲，出生在揚州，在揚州生活12年，又到南京生活12年，之後在世界各地飄泊，但是祖國一直在我心中。字裡有我的家國情緣。」



星雲大師

「如果『一筆字』要說有什麼價值，就只是出家七十二年來，憑借一份與人結緣、給人歡喜的心，希望大家把我字內佛法的意義、信仰的法喜帶回家，那就是我虔誠的祝禱了。」大師坦言：出家後自覺有五音不全的缺點，故而以寫文章、發心勤勞和大家結緣，希望能夠給人慈悲與服務。大師表示，唯有中華文化的文字與其涵義，是世界所有國家中最美的，「中華文化是我們的生命、靈魂，也是歷史的文化。」他認為，在文化教育的熏陶下，民眾得以改變氣質、提升心靈、昇華人格與增進道德，因而主張為辦學而建寺，呼籲大家珍惜、宣揚中華文化。期望未來能推動雲水書車流動圖書館開往鄉鄰、山區，讓貧童有機會與時俱進，能閱讀現代文化、現代書籍。

「『一筆字』是江蘇和台灣的盛事，也是親情的交流，希望眾人從大師的字裡，體悟其智慧與心血。」王燕文感動於星雲大師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貢獻，讚歎星雲大師「高山仰止」的大德風範，感佩其將大愛之心融和中華文化而傳播真善美的偉大精神。他願意提供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台灣據點，強調中華民族要有人文內容、重視文化傳播，只要大家以向上、向善的心共同努力，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只要星雲大師一有空就會書寫「一筆字」，一天下來也都有百幅以上，幾個月下來就有數千張了。星雲大師有一千多個出家的徒弟，平時散居在世界各地弘法，在他們回到佛光山參加一年一度的「徒眾講習會」時，星雲大師心想，師徒一場，就送他們一人一幅字。過去，星雲大師經常因為很少聽到徒弟響應他所說的話而洩氣，這次送字的效果卻很好，很多徒弟表示，「師父寫給我的字，正是我性格上所欠缺的，今後要改進」，「師父的開示一針見血，今後會照師父所說，努力做到」。對此，星雲大師很是欣慰，表示也不枉費自己的一片心意了。



星雲大師「一筆字」展覽現場。

朱祖國「二指執筆書法」恣肆筆墨抒胸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溫州籍的朱祖國（名號：樵耕山人），中國國家書法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逾20年來以「二指執筆書法」（食指與中指執筆），恣肆筆墨抒胸臆。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主辦的「中國藝術家名家展」上，由其採用「二指執筆書法」在四尺整張上揮毫書寫的「龍」字，更曾榮獲米蘭世博會頒發的唯一書法金質獎。

朱祖國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二指執筆法」並不是他個人的突發奇想，早在東晉大畫家顧愷之所繪的《研琴圖》中，人物執筆清楚顯示為二指單鈞，宋代梁楷的《王右軍書扇圖》中，王羲之的執筆方式亦如此，在傳承先人「二指單鈞法」的基礎上，他逐漸發展成右手食指與中指為主的「二指執筆法」。

朱祖國說，他鑽研「二指執筆法」已有20多年，尤好書寫行草，「二指執筆書法」將行草的線條、結體、章法等元素融入其中，注重線條的內涵和質感，講究在法度中彰顯個性。他提到早年曾臨習過黃山谷、祝枝山的大量作品，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人生閱歷的豐富，便將自己對傳統筆墨的體悟融入創作中，「我希望通過提、按、頓、抽、轉、折等運筆方式，令墨色呈現濃、淡、枯、濕、虛、實的演變，再搭配線條的長短、粗細、疏密、正欹、疾澀，譜寫一曲波瀾起伏、跌宕有致的『交響樂章』。」

如今，朱祖國運氣揮筆自如，達到旁人突然欲抽其筆而不能之功底。他勤練不輟，書寫的四尺整張「二指執筆書法」已達數萬幅之多，古意新韻，別開生面。



圖為朱祖國（左）以「二指執筆書法」書寫「龍」字 本報記者章蘿蘭攝